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Volume 6
Issue 4 第六卷第四期

Article 6

January 1941

唐張鷟事跡考

Zhaozu RO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ljcs_1929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容肇祖(1941)。唐張鷟事跡考。《嶺南學報》，6(4)，129-139。檢自：http://commons.ln.edu.hk/ljcs_1929/vol6/iss4/6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Scholarly Publications of Ling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學報 Lingnan Journal (1929-1952)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唐張鷟事跡考

容肇祖

張鷟，字文成，號浮休子，深州陸澤縣人（唐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深州陸澤人”，傳寫之誤。陸澤屬河南府，非深州屬。舊唐書卷一四九，新唐書卷一一六張薦傳，俱作“深州陸澤人”。唐韓愈順宗實錄卷三亦云：“張薦，字孝舉，代居深州之陸澤，祖文成……”可證。），後趙右侯賓之裔。祖齊，工文學（據桂林風土記。）。

鷟生約在唐高宗顯慶三年（西歷六五八）？卒約在玄宗開元十八年（西歷七三〇）？年七十三。案鷟的生卒年，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中定為西歷六六〇——七四〇，相差本不遠。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弱冠，應舉下筆成章，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新唐書卷一六一張薦傳說鷟“調露初（調露元年，即西歷六七九），登進士第”，以調露元年為鷟弱冠之年，其生年自為西歷六六〇。但是鷟的登第不是在調露初，而實在上元二年（西歷六七五），見洪邁容齋續筆十二引登科記。鷟舉下筆成章科高第則在儀鳳二年（西歷六七七）；見徐松登科記考卷三。如果鷟舉下筆成章時年弱冠，則生在顯慶三年（西歷六五八）。又桂林風土記說鷟“卒年七十三”，如此，則卒在玄宗開元十八年（西歷七三〇）。

鷟少聰慧（舊唐書說他“聰發絕倫”，新唐書說他“早惠絕倫”。

桂林風土記說他，“少聰敏過人”。他的名字的取意，是由于他少時曾夢紫色大鳥，今傳本朝野僉載卷三記道：

張鷟曾夢一大鳥紫色，五彩成文，飛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曰，“此吉祥也。昔蔡衡云：‘鳳之類有五，其色赤者文章鳳也，青者鸞也，黃者鷩雉也，白者鴻鵠也，紫者鷟鷟也。’此鳥爲鳳皇之佐，汝當爲帝輔也。”遂以爲名字焉（新舊唐書張鷟傳所說略同。惟桂林風土記云：“其祖齊工文學，以當時儒士多稱鷟之才，莫不嘆異，因曰‘我孫爲人所知，如天以鷟鷟爲鳳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鷟字文成。”這是沒有說及鷟的夢見紫色大鳥爲取名及字的原因。然而朝野僉載爲鷟所自言，常較可據。）。。

高宗上元二年（西歷六七五），鷟登進士第（案他舉下筆成章時爲弱冠，則登第時年十八。後來他的玄孫張讀亦年十八登第，見王定保唐摭言卷三苗台符條。）。這科進士登第者四十五人，鄭益爲狀元，同科登第可考者，有沈佺期，宋之問，劉希夷，梁載言（見徐松登科記考卷三），鷟名第二十九。這年知貢舉爲竊味道。今本朝野僉載卷三云：

鷟初舉進士，至懷州，夢慶雲覆其身。其年對策，考功員外竊味道以爲天下第一。

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云：“張鷟字文成，史云‘調露中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竊味道見所對，稱天下無雙’（肇祖案所云史，當卽新唐書卷一六一張鷟傳中所說。今新唐書‘調露中’作‘調露初’。）。按登科記乃上元二年，去調露尚六歲。是年進士四十五人，鷟名在二十九。旣以爲無雙，而不列高第。”洪邁所據是登科記，當較新唐書更爲可靠。

儀鳳二年(西歷六七七)，鸞舉下筆成章科，列高第，中書侍郎薛元超特授襄樂尉(見桂林風土記。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卷八云：“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三八科，俱登上第”)。鸞著的遊仙窟，正在襄樂尉時，今傳本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書中自敘說道：

僕從沂隴，奉使河源，嗟命運之連邇，歎鄉關之渺遠。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說鸞作的遊仙窟道：

日本有遊仙窟一卷，題寧州襄樂縣尉張文成作，……則尙其年少時所爲。自敘奉使河源，道中夜投大宅，逢二女曰十娘，五娘，宴飲歡笑，以詩相調，止宿而去，文近駢儷而時雜鄙語，氣度與所作朝野僉載，龍筋鳳髓判正同。唐書謂鸞“下筆輒成，浮豔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穢，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殆實錄矣。

然而遊仙窟大約是鸞的紀實的文章，書中作者自己向十娘說道：

幸屬太平，恥居貧賤。前被賓貢，已入甲科，後屬搜揚，又蒙高第。奉敕授關內道小縣尉，見宛河源道行軍總管記室。頻繁上命，徒想報恩。馳驟下寮，不遑寧處。

這正是張鸞當時自己的官階履歷。寧州襄樂縣正是屬關內道，他是舉進士甲科，又剛是舉下筆成章科高第，所說還依他自己的事實。遊仙窟中又對十娘說的話道：

下官望屬南陽，住居西鄂。得黃石之靈術，控白水之餘波，在漢則七葉貂蟬，居韓則五重卿相。鳴鐘食鼎，積代衣纓。長戟高門，因修禮樂。下官堂構不紹，家業淪淆。青州刺史博望侯之孫，廣武將軍鉅鹿侯之子。不能免俗，沉跡下寮。非隱非遁，道

遙鵬鷟之間，非吏非俗，出入是非之境。暫因驅使，至於此間，卒爾乾煩，實爲傾仰。

這是用了許多姓張的典故去說明自己姓張的家世，這是駢文盛行時代的炫露才華的說話。又十娘詠別詩說道：

鳳錦行須贈，龍梭久絕聲。自恨無機杼，何日見文成？

這是說出文成的名字。這書大約是張鷟在弱冠後不久時艷遇的紀實，以穠麗的筆調，表猥褻的風情，在禮教上，在文學上，自然是受有若干人的排擊的。他自己自承是“堂構不紹，家業淪湮，”自然是沒有象門第高貴家的禮法的拘守；而驚才絕艷的文筆的自負，更有以使他大胆的表白他的“不持士行”出來。舊唐書卷一四九說他“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新唐書卷一六一說他“儻蕩無檢，罕爲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案徐松登科記考卷三，姚崇正是儀鳳二年下筆成章科與張鷟同及第的，他的薄惡張鷟大約是薄其“不持士行”，及妄炫淫艷的辭章。但是他因此倒得到流俗的推崇及外國的搜採。舊唐書說“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誦其文。……新羅日本東夷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入朝，必重出金貝以購其文。”（冊府元龜卷八四〇同）。新唐書亦說：“鷟屬文下筆輒成，浮艷少理致，其論著率詆誚蕪猥，然大行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新羅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他的遊仙窟一書，流傳在日本，不是無因。然而日本有一個傳說是靠不住的，唐物語有云：

昔有張文成者，姿容清媚，好色多情，視舉世女子無當其意者。時適有皇后，儀態萬方，華貴無匹，生見之恨無由通，憂鬱沈思，不復有生人之趣。……流淚成血，無袂可掩，而唐國舊習，事如外泄，雖大臣公卿立喪性命，以此不復再見，后縱亦有

情，唯雲梯常斷，問訊無由，生見織女一年一度之會，且不勝其歎羨，背人掩泣，無有已時。願平時不現於詞色，人亦無存問者，唯惆悵度歲月，終乃爲文以進於后。詩曰：（原譯者注云：‘案本係咏歌，今譯爲絕句。’）‘年年空悵望，此恨少人知。化作泥中絮，相逢詎有期。’其文名曰遊仙窟，流傳我國。后每讀此文輒不勝悵惘。此后即唐高宗之后，則天皇后是也。（周豈明夜讀抄引譯）

又日本性照和尚寶物集（成書在西歷一一七七——一一八八間。）卷四有云：

則天皇后者，高宗之后也，遇好色者張文成，得遊仙窟之文。所謂‘可怕病鵲，夜半驚人；’即指當時之事也。（周豈明夜讀抄引譯）。

這些話的不可靠，日人幸田已疑之。這裏我們可以舉一個明顯的證據。在張鷟著遊仙窟時，明是弱冠後的年紀，可從他題的“襄樂縣尉”去證明。但是武后在儀鳳二年（西歷六七七）已經是五十五歲了。那時高宗尚存，武后雖已稱天后垂簾於御座後，預聞政事，不應張鷟有這樣的調情的意想。而且遊仙窟中所說的五娘，十娘；明說是一年十九，一年十七，與張鷟的剛在弱冠後的年紀恰恰相當的。這種流行在外國的傳說，真是沒有可以追問的價值。

調露元年（西歷六七九）。這年有岳牧舉，武陟尉員半千及第。新唐書卷一六說鷟“調露初登進士第”，未知所據？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已據登科記辨正。

天后垂拱四年（西歷六八八）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瓊，王旦及第（見王溥唐會要卷七六，及冊府元龜卷六四五。）。劉肅大

唐世說新語卷八云：“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八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鷟是否以這年登詞標文苑科第轉洛陽尉，今不可考。韓愈順宗實錄卷三云：“張薦……祖文成，博學工文詞，性好談諧，七登文學科薦。”案今本朝野僉載卷五云：

張鷟爲河陽縣尉（太平廣記卷一七一有這條，‘尉’下有‘日’字。）有稱（太平廣記‘稱’作‘搆’。）架人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糧粟。（太平廣記無‘糧’字）。忱不認書，元乃堅執，不能定。鷟取呂元告牒，括兩頭，唯留一字，問‘是汝書即注是，以字押，（太平廣記無‘以’‘押’二字。）不是即注非，亦以字押。（太平廣記無‘亦以’‘押’三字。）元乃注曰‘非’。去括，即是元牒，且決五下。（案宋桂萬榮棠陰比事卷下文成括書條云：‘先決五十’，可以據校‘五下’爲‘五十’。惟太平廣記亦作‘五下’。）括詐馮忱書上一字以問之，注曰‘是’。去括，乃詐書也，元連項赤，叩頭伏罪。又有一客驢韁斷，並鞍失，三日訪不獲，經縣告鷟。推勘告，夜放驢出而藏其鞍，可值五千已來。（太平廣記‘已來’作錢。）鷟曰，‘此可知也’。令將卻籠頭放之，驢向舊餒處，鷟令搜其家，其鞍於草積下得，人伏其計（太平廣記‘得’下有‘之’字，‘計’作‘能’。）。

據上所述，則張鷟曾爲河陽尉。舊唐書說他“再授長安尉”，唐新書說他“再調長安尉”。統計鷟曾爲關內道寧州襄樂尉，河北道孟州河陽尉，河南道河南府洛陽尉，加上京兆府長安尉，所云“再調”“再授”或者是兩次作長安尉？這樣，則桂林風土記說“文成以五爲

縣尉，因著才命論以適志”，不爲無因。這五次的縣尉，亦大略可考。

張鷟作縣尉外，亦曾爲縣令。今本朝野僉載卷三云：

浮休子張鸞爲德州平昌令。大旱，郡符下令，以婆僧祈之，二十餘日無效，浮休子乃推土龍倒，其夜雨足。

證聖元年（西歷六九五）鸞爲監察御史。王溥唐會要卷七五云：

證聖元年，劉奇爲吏部侍郎，注張文成，司馬鎰，爲監察御史。二人因中屠場以謝之。奇正色曰，“舉賢自無私，二君何爲見謝。”

久視元年（西歷七〇〇），鸞已自御史貶官。劉昫大唐世說新語卷八云：

久視中，太官令馬仙童陷默啜。問，“張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默啜曰：“此人何不見用也？”

舊唐書卷一四九張薦傳云：

天后朝，中使馬仙童陷默啜，默啜謂仙童曰：“張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貶官。”默啜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爲也。”（冊府元龜卷八四〇同，新唐書卷一六一略同。）

這可見張鷟在國外的知名，默啜亦知其人，大約張鷟的文學作品已流入到突厥了。

中宗神龍二年（西歷七〇六），鸞舉才膺管樂科高第。王溥唐會要卷七六云：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大求，魏啓心，魏愔，盧絢，張文成，褚璆，成廩業，郭璘，趙不爲及第。（冊府元龜卷六四五同，惟“郭璘”作“郭隆”。）

這科張鷟是名列第五。同年，舉才高位下科，馮萬石，晁良貞，張敬及第（見唐會要卷七六。冊府元龜卷六四五同，惟“晁良貞”作“晁良身”）。鷟同年並舉才膺管樂科，及才高位下科。唐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卷八云：

張文成以詞學知名，應下筆成章，才高位下，詞標文苑等三八科，俱登上第，轉洛陽尉。故有詠燕詩，其末章云：“變石身猶重，銜泥力尚微。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時人無不諷詠。

徐松登科記攷卷四兩列張鷟名字於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及才高位下科，看鷟的詠燕詩，“從來赴甲第，兩起一雙飛”的話，是很適合的。

睿宗景雲二年（西歷七一一），鷟舉賢良方正科及第。洪邁容齋續筆卷十二，說鷟“景雲二年中賢良方正科，於二十人中爲第三。”劉肅大唐世說新語卷八云：

文成凡七應舉，四參選，其判策皆登甲第科，員半千謂人曰：

“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揀萬中，未聞退時。”故人號青銅學士。（舊唐書卷一四九，新唐書卷一六一，冊府元龜卷八四〇，所記略同。）

舊唐書卷一四九說鷟，“調授岐王府參軍”，新唐書卷一六一云：“授岐王府參軍”。鷟是以岐王府參軍應賢良方正科舉的。惟冊府元龜卷八四〇云：“張鷟字文成，自長安尉遷鴻臚丞”疑鷟以長安尉應才高位下科，調授岐王府參軍。又以岐王府參軍應賢良方正科，遷鴻臚丞。今本朝野僉載卷三云：

初爲岐王屬，夜夢蒼緋乘驢。睡中自怪，我綠衣當乘馬，何爲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應也。

今本朝野僉載卷三又云：

文成景雲二年爲鴻臚寺丞，帽帶及綠袍並被鼠嚙。有蜘蛛大如栗，常寢門懸緣上。經數日，大赦，加官五品（肇祖案今本朝野僉載‘鼠’字以下缺，據太平廣記卷一三七補。）。

案舊唐書卷七睿宗本紀記景雲二年夏四月“壬寅，大赦天下，……京官四品已下加一階。”鶩以鴻臚寺丞加官五品當在這年四月（案新唐書卷三八百官志鴻臚寺丞爲從六品）。

鶩後又進官率更令。今本朝野僉載卷一云：

率更令張文成，梟鳴於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成曰：‘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客已在門矣（案太平廣記卷四六二有此條云：“有梟晨鳴于張率更庭樹……”）。

案新唐書卷三九百官志云：“率更寺，令一人，從四品，”當是在鴻臚丞加一階之後改官。至賀客在門，鶩更改陞何官，今已不可考。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遷監察御史，司門員外。”案鶩官監察御史是在天后證聖元年，前已說及。至官司門員外郎，則在貶嶺南之後，舊唐書卷一四九云：“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卒。”新唐書卷一六一亦云：“終司門員外郎”。新舊唐書，是較爲可信。案新唐書卷三六百官志，員外郎從六品上。鶩以鴻臚丞從六品進陞五品，又進陞率更令從四品，後又改官“賀客在門”，可知必爲進官，則鶩貶嶺南之前，諒無改官與鴻臚寺丞同品級的司門員外郎之事。新舊唐書以爲鶩在嶺南後，官終司門員外郎，說當有據，可以依從。

玄宗開元二年（西歷七一四），鶩爲御史李全交所糾，坐貶嶺南。今本朝野僉載卷一云：

開元二年，梁州道士梁虛州，以九官推算張鶩云“五鬼加年，

天罡臨命，一生之大厄。”以周易筮之，遇觀之渙，主驚恐後，風行水上，事即散。安國道士李若虛，不告姓名，暗使推之。云“此人今年身在天牢，負大辟之罪，乃可以免。不然，病當死，無救法。”果被御史李全交致其罪。敕令處盡。而刑部尚書李知白（案太平廣記卷二一六引作‘李日知’，與新舊唐書所說相合。），左丞張廷珪，崔玄昇，侍郎程行謀咸請之。乃免死，流配嶺南。二道士之言，信有徵矣。

舊唐書卷一四九張鷟傳說鷟云：

性褊躁，不持士行，尤爲端士所惡，姚崇甚薄之。開元初，澄正風俗，鷟爲御史李全交所糾，言鷟語多譏刺，時坐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奏論，乃追勅移於近處。

新唐書卷一六一亦云：

性躁卞，儻蕩無檢，罕爲正人所遇，姚崇尤惡之。開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語，訕短時政，貶嶺南。刑部尚書李日知訟斥太重，則內徙。

莫休符桂林風土記云：

開元中，姚元崇爲相，誣其奉使江南受遺，賜死。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黃門侍郎張廷珪刑部尚書李白等連表稱冤，遂減死，流嶺南。

以上各家所記，微有不同。新舊唐書與桂林風土記所說頗有不合，當以鷟之朝野僉載自敘爲正。各家所記亦多可以互參。蓋鷟爲御史李全交所論，賜死，刑部尚書李日知（或云“李知白”，“李白”皆文誤。）等論救，乃免死，流配嶺南。李全交所論鷟的罪過，是語多譏刺，及奉使江南受遺，時姚崇爲相，惡鷟平素不持士行，故特重其

罪，賜死。刑部尚書李日知等論奏，以爲冤，因得免死，流配嶺南。李日知等論奏，是在貶嶺南之前。而不是在貶嶺南之後，其子上表請代父死，這事當是有的。

後數年，鶯起爲魏州長史。（見桂林風土記）

開元中，入爲司門員外郎（見新舊唐書），卒年七十三（見桂林風土記。卒約在開元十八年，說已見前。）

鶯所著有雕龍策，帝王龜鏡，朝野僉載二百卷（見桂林風土記）。新唐書卷四八藝文志乙部雜傳記類，著錄鶯著朝野僉載二十卷，今傳本朝野僉載六卷（有寶顏堂秘笈本）有從後人僉載補遺混入者，蓋非原書。又今傳有龍筋鳳髓判三卷（有湖海樓叢書本），疑卽所謂雕龍策。此外則有日本所傳之遊仙窟一卷。

鶯有子不宰，曾選授博野尉（見太平廣記卷一三七）。孫薦，字孝舉，官至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充入吐蕃弔祭使，德宗貞元二十年（西歷八〇四），卒于赤嶺東紇壁驛。詔贈禮部尚書。所著有宰輔傳略，五服圖記，江左寓居錄，靈怪集等。舊唐書卷一四九，新唐書卷一六一有傳。曾孫又新，希復，皆登進士第。又新字孔昭，善文辭，附李逢吉，喪其家聲，舊唐書附張薦傳，新唐書卷一七五有傳。希復婚牛僧孺女，生子讀，字聖用，爲吏部，選牒精允，後官弘文館學士，判院事。著有宣室志。新舊唐書附張薦傳中（案希復婚牛僧孺女事，見高彥休闕史卷上許道敏同年條）。鶯工文學，著小說，其後人亦以文學及小說著，新唐書藝文志丙部小說家列有張薦靈怪集二卷，張讀宣室志十卷。著述遺風，至玄孫而未已，可稱源遠流長了。